

出土汉画中汉代社会的尚酒民风

张宛艳

(河南省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古籍特藏室,河南 南阳 473061)

摘要: 美轮美奂的汉代画像石中有关汉代酿酒、饮酒的文化遗存,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它为深入开发挖掘酒在汉代民俗文化中的精神及其发展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源。汉代社会生活中炽盛的酒风现象在汉画中所存在的意义是双重的,既是汉代民众对酿酒、饮酒文化进行刻绘和记载的体现,又是酒文化渊源流传赖以传承的历史背景的再现,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民间所流行的观念和思想,承载着沉重而丰厚的人文精神意蕴。

关键词: 酒文化; 汉代; 汉画; 酒

中图分类号:TS971 X04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1-9286(2009)03-0116-04

The Excavated Han Dynasty Paintings Reflected People's Great Liking for Wine at That Time

ZHANG Wan-yan

(Nanyang Normal College, Nanyang, He'nan 473061, China)

Abstract: The magnificent Han Dynasty paintings concerning wine-making and wine-drinking at that time are precious heritage. It provides convincing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wine culture in Han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ine culture in the history. It is concluded from those paintings that wine was peoples' favorite beverage at that time. Those paintings have recorded vividly wine-making and wine-drinking scenes in Han Dynasty. The reappearance of wine-making and wine-drinking scenes from those painting could reflect the prevalent social customs among folks at that time. Accordingly, those paintings have carried profound humanistic and spiritu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wine culture; Han Dynasty; Han Dynasty paintings; wine

在酒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历来论者对汉代的酒缺乏应有的文化阐释。因为人们除了津津乐道于鸿门宴上暗含杀气的觥筹交错、高祖返乡把酒高歌“大风”之外,似乎就只剩下相如涤器、文君当垆的趣闻逸事了。事实上汉代饮酒之风颇盛,特别是官僚贵族把饮酒作乐称为“嘉会之好”,有“百礼之会,非酒不行”^[1]之说。民间饮酒也很普遍,婚丧嫁娶迎送往来,或“宾昏酒食,接连成因”,或“因人之丧,以求酒肉”,或“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无不用酒。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除了汉代墓葬大多出土有酒器之外,汉代墓葬的建筑装饰材料画像石(砖)上许多反映汉代酿酒、饮酒的有关文物亦发掘出土,为我们深入开发挖掘酒在汉代民俗文化中的价值和充分认识古代民众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汉画像石(砖)是汉代社会特有的艺术作品,是汉代厚葬习俗的产物,其制作和传承与当时民风民俗的联系相当紧密。在古人的观念中,生死是一样的“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盐铁论·散不足》),活人需要的,死人同样需要。人们模仿阳宅图画其壁的风俗在砖、石上范铸图案或

刻绘画像,其情形便成了我们现在习称的画像石或汉画。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表达方式,汉画源于生活源于民俗,是对传统社会历史发展和民俗生活需要的顺循,也是人们对民风民俗的领悟与确认。所以,缺少了对酒和汉画之关系的探讨,则对于酒在汉代民俗中的价值以及酒文化流变过程的理解都将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

汉画像石中的有关酒的图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酒肆酿酒画像

酿酒技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到汉代有了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制曲技术的提高和酿酒方法的创新。汉代已经生产饼曲,由散曲到饼曲是酒曲发展史中的一个飞跃;酿酒除了传统的方法外,汉代还有“酎酒法”、“九酝酒法”等方法。酒的品类也日益繁多,有以谷物为原料酿制的酒,有以果品为原料制作的酒,有以香料或草药为原料泡制的药酒,还有按季节酿制的“春酒”、“秋酒”、“冬酒”以及专用于祭祀的“酎酒”等等。张衡在《南都赋》中说:“酒则九醞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存,浮蚁若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2007BZX003。

收稿日期:2008-12-26

作者简介:张宛艳(1979-),女,河南南阳人,助理馆员,主要从事古籍文献与汉文化研究工作。

辨。其甘不爽，醉而不醒”^[2]。说明汉代酒的质量是较高的，有酝酿 9 次的甜醴酒，有百日酿出的香清酒。这些酒酒膏寸厚，蚂蚁上去若坐浮萍，入口香甜而不伤人，即使过量也不得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 1 号和 3 号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和《杂疗方》等还记述有利用药物配合酒曲等物酿制各种药酒的方法。反映汉代地主田庄的经济文献《四民月令》一书多次出现“曲室”、“作曲”、“酿春酒”、“渍曲酿冬酒”的记载。《汉书·食货志》记载和鲁匡上言说：“醴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两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1]。东汉末期，曹操发现“九酿春酒法”所酿的酒醇厚无比，将此方献给汉献帝，他在奏书中记述“九酿春酒法”的工艺过程：“臣故县令南阳郭芝有九酿春酒法。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腊月二日清曲，正月解冻，用好曲米，漉去曲滓，便酿法饮。日譬诸虫，虽久多完。三日一酿，满九斛米止，臣得法酿之，常善。差甘易饮，不病”。贾思勰对这种方法酿的酒给以很高的评价：“香美势力，倍胜常酒”^[3]。这种酿法，在酿造过程中，连续投料，分批追加原料，以保持糖分的浓度，使酵母菌充分发酵，酿出的酒味醇厚，度数也可提高。这个方法是酿酒史和发酵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补料发酵法，后来成为我国黄酒酿造的最主要的加料方法。图 1 为酒肆酿酒画像。



图 1 酒肆酿酒画像

汉代起始对酒是采取禁酒的方式。因秦末天下大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粮食严重不足，农业亟待恢复和发展。酒是消耗大量粮食的行业，必须要严加控制。汉初萧和颁制律令：“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三两”。这是继承了西周和秦制，有经济上的考虑以防微杜渐，但是皇室宫廷、贵族大臣饮酒不受限制，依旧饮酒如风。酒禁于民，而未禁于官，故在实际执行中并不严格，禁令多成一纸空文。此后经过汉前期近 70 年“薄徭轻赋，与民休息”政策的实施，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对酒的禁止开始解禁。文景之治、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乃至光武中兴等汉代的富足之世都为酒风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如火如荼的酿酒和饮酒之风开始盛行。

酿酒业开始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的 12 种重要商品的市价，其

中包括酿酒业。《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认为“酤一岁千酿”的素封之家，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汉代皇室贵族在宫中和庄园内都自己设立制酒作坊，满足自身骄奢生活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内部，设有专门官员管理皇室的酒制品生产；私人开办的小本经营的酒肆作坊在乡镇中分布极广，大商贾和豪强地主的酒业作坊于都市亦有很大的售卖空间。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裤，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史记·司马相如传》）。在四川省博物馆珍藏一块彭县出土的汉代“酿酒图”画像砖^[4]，画面内容是一处酒肆作坊的形象，画面下部绘有三个并排放置的瓮形器具，似为正在酿制过程中使用的酒具，中部另有一大瓮，似贮待售之成酒；图左上方一人推一独轮车，车上有一方形圆口器物，为运酒出店；左端下方一人担双酒瓮，瓮口有套绳；其右有灶一座，灶上置一釜，上边一人左手靠于釜边，右手在釜内操作，好像在和曲；灶前有酒炉一座，炉内有瓮，瓮有螺旋圆圈，连一直管通至炉上，这可能是曲子发酵、淀粉溶化后输入瓮内的冷管；其右又一人，在旁伸臂接物，似为买主；炉侧一人衣冠楚楚，作观看状，似为店主。除四川外，这类酿酒、造酒的画像石和酒有关的汉代文化遗存在徐州铜山利国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山东济南洛庄汉墓和陕西绥德辛店汉墓等处也多有出土。图 2 为沽酒宴饮画像。

2 沽酒宴饮画像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奢侈风气，自文景缘起，而至昭宣大盛。“论道饮燕，流川浮觞”（《盐铁论·通有篇》）无论是宫中朝堂的达官贵人，还是民间士林的细民九流对酒都极为热衷。富人饮食，凡食必有酒，无乐不成欢，无酒不助兴，豪饮成风；民间的以酒迎谒、以酒待客、以酒饯行和以酒作乐的尚酒民俗也蔚然成风。汉人质朴，敬客希多饮，期尽醉，社会上形成了“耳目欲尽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而心夸矜势能之荣”（《史记·货殖列传》）的竞相豪华、奢侈腐化的风气。由于酒风炽盛这种民间习俗影响深刻，故全国各地的汉画对这一题材施墨较多。饮酒作乐的画像在全国各地的出土汉画中都可以看到，其数量仅次于车骑出行图。这些品种繁多的酒器、数量众多的“宴饮图”、“乐舞图”和“庖炊图”等，都恍然再现了汉代社会贵族豪门的欢宴场面。在一派节日的气氛中，宴饗被安排在楼阁厅堂里进行，案上摆满了美酒和佳肴，美女侍立，乐舞助兴，大家分坐在帷幕低垂的堂上，一边听着乐曲，一边观看杂技和舞蹈表演，宾主觥筹错开开怀畅饮，形成阵阵欢乐的场面。无酒无舞无乐，不足以表达主人好客的热情，而无酒，宾客是不能尽兴的，可见酒在当时人们社会交往中的作用和

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

汉画中直接反映沽酒的画像比较少见,在四川画像砖上发现有一沽酒图^[4]:图右房内坐一人,有酒瓮一个,沽酒人正为门前一人作盛酒状,门外一人作接物状,其左一人手推辘,上盛一装酒器,此人正回首观看沽酒之人。左上方二人,正作行走状,意欲前来沽酒。徐州睢宁县张圩汉墓亦有沽酒宴饮图的出土^[5]。1972年洛阳七里河5号汉墓曾出土一个“沽酒俑”^[6],身者僮仆装束,双手各提一个小陶罐,表现了沽酒归来的飘然神态。此外在南阳十里铺汉墓、南阳七里园汉墓、南阳高庙汉墓等地,都曾大量出土的画像石刻“侍女提壶图”,似也应列入沽酒画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阳东关三官庙汉墓出土的“侍女捧壶图”^[7],其拓片曾被鲁迅先生所收藏。画面上一位体态丰满、神情安详的侍女,双手捧托着一酒壶于右肩前,雕刻极为精细。这都反映出汉代酒文化已渗透到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葬礼葬俗也受到了酒文化的深刻影响,被生者用来祭奠死者,以使死者在生也能体会酒的美味。图2为沽酒宴饮画像、图3为庖厨聚饮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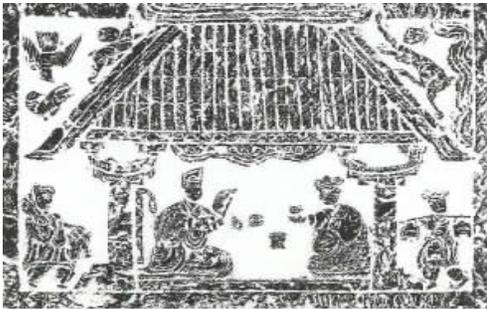


图2 沽酒宴饮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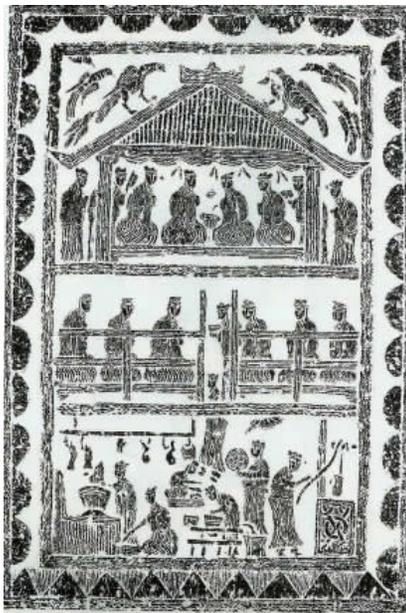


图3 庖厨聚饮画像

3 酒场游戏画像

在考古发掘中,有不少反映饮酒的画像,饮酒时以投

壶、六博等为赌具的酒场游戏。酒场游戏是佐酒助兴、活跃宴席气氛的娱乐游戏,是文化入于酒,是酒中的文化。汉代无名氏的一首乐府古辞云:“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朱火飏烟雾,博山吐微香。清樽发朱颜,四坐乐且康”^[8]。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汉代贵族的饮酒场面。

投壶是汉代席间悦宾的一种游戏,投时以鼓乐伴奏,以投中情况和次数多寡计筹,筹多者为胜,负者饮酒。投壶最早见于《礼记》,述之甚详:“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才艺之礼也”。“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9](《礼记·投壶》)。投壶自产生时就具有了两种属性:一为礼仪,一为游戏。说它是礼仪,因为其从春秋时代的射礼衍生而来,有着教化的作用;说它是游戏,因为投壶简化了射礼的程序,降低了习射的难度,而且与之相比,还可以出现在多种场合、且有着更为活泼多样的形式、各种人等的参与,亦可归于“乐”的一类。作为博戏的投壶将“教”与“乐”融为一体,是对古代寓教于乐教育思想的极好诠释。南阳汉画馆中就珍藏一方东汉时期的投壶画像,形象地描绘当时酒宴投壶的场景^[10]:画中刻一壶,壶边放一樽,上置一勺。壶左右各一人,怀中各抱三矢,一手执矢,全神贯注,准备向壶内投掷。右边一人似为司射。左边一人身体前倾,头低垂,坐于地,旁有一人搀扶,似呈酩酊大醉状。画面中惟妙惟肖的生动形象,是我们研究汉代投壶难得的实物资料,也使我们看到投壶与礼的密切关系。另外,在陕北汉画中也曾发现有投壶的画像^[11]。图4为投壶画像。



图4 投壶画像

六博是一种掷般行棋的博戏,大约在商周时期就已存在了。及至秦汉,它已经成为宫廷和民间喜闻乐见的盘上游戏,是民众主要的劝酒助酒方式之一。“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史记·滑稽列传》)除了文献记载,有关两汉的六博文物资料在各地的考古发掘中均有出土。1973年湖北省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一套完整的博具^[12]。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一套完整的博具^[13]。六博的画像石资料主要发现于山东、河南、四川、陕西、江苏等省,而以山东省最多,如嘉祥县、滕县、微山县、安丘县、诸城县等地的汉画像石,都刻有六博图^[14]。河南省有南阳、新野、唐河汉画像石。四川有新津、保子山、成都画像石、郫县石棺画像和宜宾崖墓的画像棺,江苏有徐州铜山、沛县汉画像石^[5]。陕西有绥德义镇园子沟汉画像石等,这些画像石上都刻有投箸

行棋的对博图像。六博的画像砖资料主要发现于四川、河南等地,如四川的新津、成都和彭县出土的汉画像砖,河南新野出土的汉画像砖,都印有六博局、博箸、二人或四人投箸行棋对饮的六博图像^[15]。图5为六博画像。



图5 六博画像

4 酒具酒器画像

古人历来追求“美食美器”,酒具同其他食具一样,酒器的质地与外形的不同代表着主人的身份与等级的不同。“古者汗尊杯饮,盖无爵觞俎,及其后,庶人器用即行柳陶瓠而已……今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舒玉玃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殊”。(《盐铁论·散不足》)。平民百姓只能使用陶瓠酒器,而尊贵者则可用铜、银、金、玉等质地考究、做工精良之酒器。例如在贵州清镇十五号汉墓出土了一个漆耳杯,上面刻有铭文为:“(平帝)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舆髹羽画木黄耳杯。容一升十六龠。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羽工、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椽林、守令史谭主”^[16]。造一只耳杯,就要经过造型、打磨、髹漆、铜饰、绘画等8道工序,并由不同的工匠分工负责,充分说明当时社会生活中奢侈腐化的风俗。

汉代手工业生产技术先进,制作的酒器种类甚多,仅《盐铁论》中所列饮酒用的酒器就多达10种以上,不但品种齐备,而且十分豪华精致,按形状和用途分类大致有瓮、罍、壶、卣、樽等及耳杯、爵、觥、觥、觥等盛酒器和饮酒器2类。可惜汉画的雕刻技法多是古拙浑穆线条简洁刚劲,故一些酒器在汉画中很难刻绘。从各地汉画看,汉画中酒具的一般组合是壶、樽、勺及耳杯。不过,南阳博物馆展出的汉墓出土酒器为我们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有大批铜制的壶、斗、钵、勺、碟、卣、樽等,也有为数众多的碗、盘、盆、杯、瓮、罐、缸、高领陶罐、陶提罐、陶耳杯等。器物形制富于变化,如碗可分为大、中、小3种,大者敞口斜壁浅腹,中者有直口深腹和敞口浅腹2种,小者有敛口深腹和敞口深腹2种。壶有执壶和提梁壶2种,其中执壶所占比例较大,也有大、中、小之分;而提梁壶则短直流、大口、鼓腹,横向弧形梁,较为罕见。罐亦有大、中、小

3种。有贮酒的带系罐、注酒的执壶、烫酒的温碗、饮酒的杯盏等,长曲流执壶应与花口方流注碗配套使用。从酿酒、储酒、盛酒到取酒、温酒、饮酒等一系列的酒器齐备无缺。四川汉画砖中还可见到一种造型别致的羊形酒樽^[17]。西汉末期,还出现了托盘,有长方形和圆形2种,短足,有3足和4足之分,称为案。汉画中就可见到案上放置数个耳杯的画像。

总之,汉画这一在地下埋藏了2000余年,躲过无数兵燹战乱洗礼的文化瑰宝,当它们以原始、质朴、奇妙、神幻的面目被发掘出土时,立即赢得了世人惊羡的目光。作为刻绘实践而留下的印记,它记录了所处时代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民间所流行的观念和思想,承载着沉重而丰厚的人文精神意蕴。汉代社会生活中炽盛的酒风现象在汉画中存在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是汉代民众对酿酒、饮酒文化进行刻绘和记载的体现,又是酒文化渊源流传赖以传承的历史背景再现。随着研究的深入,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变过程必将得到更加透彻的理解和更加丰富的阐释。也正是这个原因,汉画所蕴涵的民俗特质和人文精神,既是它发挥历史存储和民俗引领功能的条件,也是它全部意义和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 《南阳府志》[M].明嘉靖年间刻本.现藏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 [3] 林剑鸣.秦汉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4] 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 [5] 武利华.徐州画像石精选[M].北京:线装书局,2001.
- [6] 洛阳博物馆.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75,(2):.
- [7] (民国)孙文青.南阳汉画像录存(民国刊本影印版)[M].广陵书社,1996.6.
- [8]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 [9]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0] 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委员会.南阳汉代画像石[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11] 陕西省博物馆.陕北东汉画像石[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 [12] 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4,(6):41-61+88-95.
- [13]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4,(7):48+63+95-111.
- [14]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石刻艺术选粹[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
- [15] 张福林.汉刻石图辑[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 [16] 董恩正.古代的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 [17] 张齐政.从《盐铁论》看西汉中期的日常社会生活[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2):11-17.